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茹志鹃 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23

123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陈惠芬 编 | 茹志鹃 卷

上海
文艺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123, 茹志鹃卷/

徐俊西主编; 陈惠芬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321-3595-0

I. ①海… II. ①徐…②陈…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8446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徐如麒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123

茹志鹃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陈惠芬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插页 5 字数 330,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95-0/I·2748 定价: 45.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 年 8 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 131 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 19 世纪初期至 20 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 270 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 6000 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辑 一

关大妈	5
妯娌	25
实习生	35
黎明前的故事	59
百合花	70
高高的白杨树	79
春暖时节	99
静静的产院	113
三走严庄	131

辑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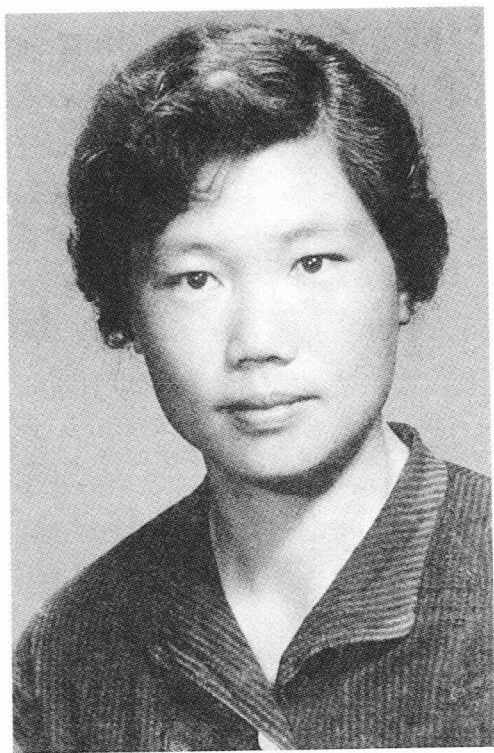
冰灯	153
----------	-----

剪辑错了的故事	160
草原上的小路	179
儿女情	203
一支古老的歌	217
家务事	235
着暖色的雪地	244

辑 三

她从那条路上来	267
编后记	425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428

茹志鹃



辑

一

关 大 妈

一

一个黑黑瘦瘦的解放军，胸前挂满了勋章和纪念章，急急地跑上小土坡，看样子他一路上就是跑来的。

他一跑上小土坡，就见一座朝南的新瓦房，原来房后面那个小竹园现在已经变成一片苍翠的大竹林了，只有左边坡下的那条小河，还是那样缓缓地流着。

这军人走到屋前，煞住了脚步，稍定了一下心，就慢慢推开院门。院里寂静无人，四下收拾得干干净净，一棵枝叶茂盛的槐树，把半个院子都遮得荫荫郁郁。堂屋的门敞着，一眼就望见上首高高的挂着一副金底黑字的大横匾，上面凸出矫健有力的五个大字：“游击队之母”。一旁墙上挂了一张黑镜框的半身放大像：一个梳分头的结实小伙子腼腆地微笑着，齐肩膀下面的一条空白上写着：“关桂平烈士遗像”……

这里就是关大妈的家，就是他日夜思念的地方。

二

七年前，新四军北撤后的第三年，十月尾的一个阴天。

在镇东五里多远的地方，大路边有一大片乱坟场。这就是有名的“穷鬼滩”，后来这里又成了清剿队的刑场；不过那时被杀害的人也都是穷人，所以大家还是叫它“穷鬼滩”。

这里的坟堆大都只有二三尺高，四周稀稀散散的站着几株秃树。来上坟的人很少，野草长得遍地都是，齐齐地有半人高。草已枯黄，给风吹得瑟瑟沙沙地响。

离大路较远，有一座坟，坟上还安了个定胜糕似的坟帽，土色是新的。坟前插着一炷香，放着一碗饭，那饭早已凉了。新烧的一堆纸灰，给风一吹，夹杂着枯叶，一起旋转着直升起来。

天色阴沉，暗淡。

关大妈坐在儿子的坟前，也没唉声叹气，也没嚎哭，只是发愣。

关大妈在这一带，真是出着名的心软命硬的人，她从二十一岁嫁到关家，到二十三岁那年，她刚怀了孕，一天，丈夫在地主家累得吐了血，用门板抬了回来，刚抬进家门，就咽了气。关大妈卸了大门，央人钉了口棺材，埋了丈夫。从此，家中里里外外，就剩她自己一个，她一个人下田拉犁插秧，一个人上山斫树砍柴，一个人回家挑水煮饭，挺了个大肚子，进进出出，闷声不响，有天大的苦处，也搁在自己心里。

也从这时候起，她就吃了长素。平常她一听到叫花子诉苦，一看到人家女儿出嫁，就会淌泪。可别人从没听见她自己说过一句伤心话。就拿她生桂平这事来说吧，那正是她丈夫死了那年的腊月初四，忽然她左右的邻居发现她整整两天没出门来了，听听她屋里也没动静。第三天一早她出来了，可是脸肿了，嘴唇破了，家里孩子也哇哇地哭起来了。她咧着咬破的嘴唇，微笑着告诉大家，她生了一个儿子。

关大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现在她坐在儿子桂平的坟前，老觉得桂平还穿了那件白粗布单褂，敞开了怀，五花大绑地给人押着站在自己面前，响亮地说着：

“娘，我们不能世世代代都做人家案板上的肉，……别想我，

可要记住这个仇……”

下面的话，关大妈听不清了，也听不懂了，想再凑近去看看，儿子那张红堂堂的长圆脸，笑了笑就没有了。

关大妈只觉得自己的心给人掏走了，胸口沉甸甸地闷痛，就像要炸开似的，喉咙里给一阵阵的酸味塞满了。她想大哭一场，可是哭不出泪，也叫不出声，只是在心里问着自己：

“青天！我家犯了什么法？桂平，你年纪轻轻，为什么落得这样下场……”

乌云一团接着一团，满天灰沉沉地见不到一块蓝天，只有一只老鹰在低空盘旋着。

关大妈眼睁睁地瞪着远处，耳朵里嗡嗡地响着儿子说的那句话：

“娘，我们不能世代都做人家案板上的肉啊……”

关大妈嚼嚼这句话的味道，突然感到自己的儿子，原来已长得那么高大，那么聪明。大概儿子就是死在这句话上的，这一想，倒提醒了关大妈。

自从大军北撤以后，儿子一直好像背着自己在做些什么事。常常深更半夜的在外跑，自己还当年轻人想找一个媳妇，这也是在理的，所以她就装聋作哑的当作不晓得。直到去年年底，一天晚上，一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提了一个硬小包来找他，那小伙子住了半宿，就悄悄地走了。哪知天刚放亮，清剿队下乡来清乡了，她急忙起来，脚还没跨出房门，就看见桂平高高地爬在屋梁上，正在把那硬包里的纸片，往屋顶上二梁木里塞。

等事情过去后，她忙问儿子这是怎么回事。桂平笑笑说：“娘，你吃了半辈子的素，也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这些纸条里，可尽是教我们翻身过好日子的办法……”

关大妈一想起这事，又把儿子临死前的那句话，跟他临死时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一对，心里好像明白了许多，难怪人说，人人都像桂平那样做，世道就不会这样了。可是再仔细想想，又好像什么

也弄不清，模模糊糊的一片。

“孩子！我老的老，小的小，怎么给你报这个仇啊！”关大妈叹了口气，顺眼看看旁边，都是一溜排的土堆堆，每一个土堆里，埋着的人，都各有一段辛酸苦辣的经历。

这一个，埋的是张大嫂的当家人。前年年底，他给财主逼得上了吊。他的坟已给狗扒开了，一张芦席早已烂成了泥，连骨头也都给拖散了，唉！穷人命，就这样不值钱哪！

叭！一声清脆的枪声，听声音还很远，可关大妈觉得就像打在耳朵跟前似的，吓得她急忙站起。可四周静悄悄地，不见个人影，风仍在摆弄那一片野草。掉头望望通到镇上去的那条大路，连个过路人也没有，只是在远处扬起了尘土。

关大妈放下心，正要坐下来，忽又听到“砰砰”两下，接着就看到靠近大路那边的草，乱纷纷地朝两边倒。关大妈不由自主地走上几步去看，只见一个人，脸朝下，趴在地上直喘，肩膀上一大片血，把件蓝布褂子都渗透了。关大妈给怔住了。那人听到响动，就一跃站起来想走，却正好和关大妈打了个照面。那人呆住了，关大妈也抽了一口冷气。

这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不是在我家跟桂平住过半宿的吗？……唉！这孩子顶多比桂平大两三岁，看他淌的这些血，淌得脸都变了色，家里老人孩子还不知怎么在盼呢！年纪这样轻，也像桂平一样地遭了害……

砰砰，枪声又在大路那头响起来，关大妈眯起眼朝大路上一望，隐约地看见跑来了十多个人。回头一看，那小伙子，一弯腰正想走。突然，关大妈自己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力气，一伸手，拉住他就朝桂平坟前跑……

清剿大队上的两个家伙，满身臭汗，吆五喝六地跑进坟场，只见两个老太婆，一个趴在坟上，一个正在一边哭嚷：

“好了！哭两声就算了，你总算也对得起他了……”

“喂！老太婆，看见有人朝这里跑没有？”